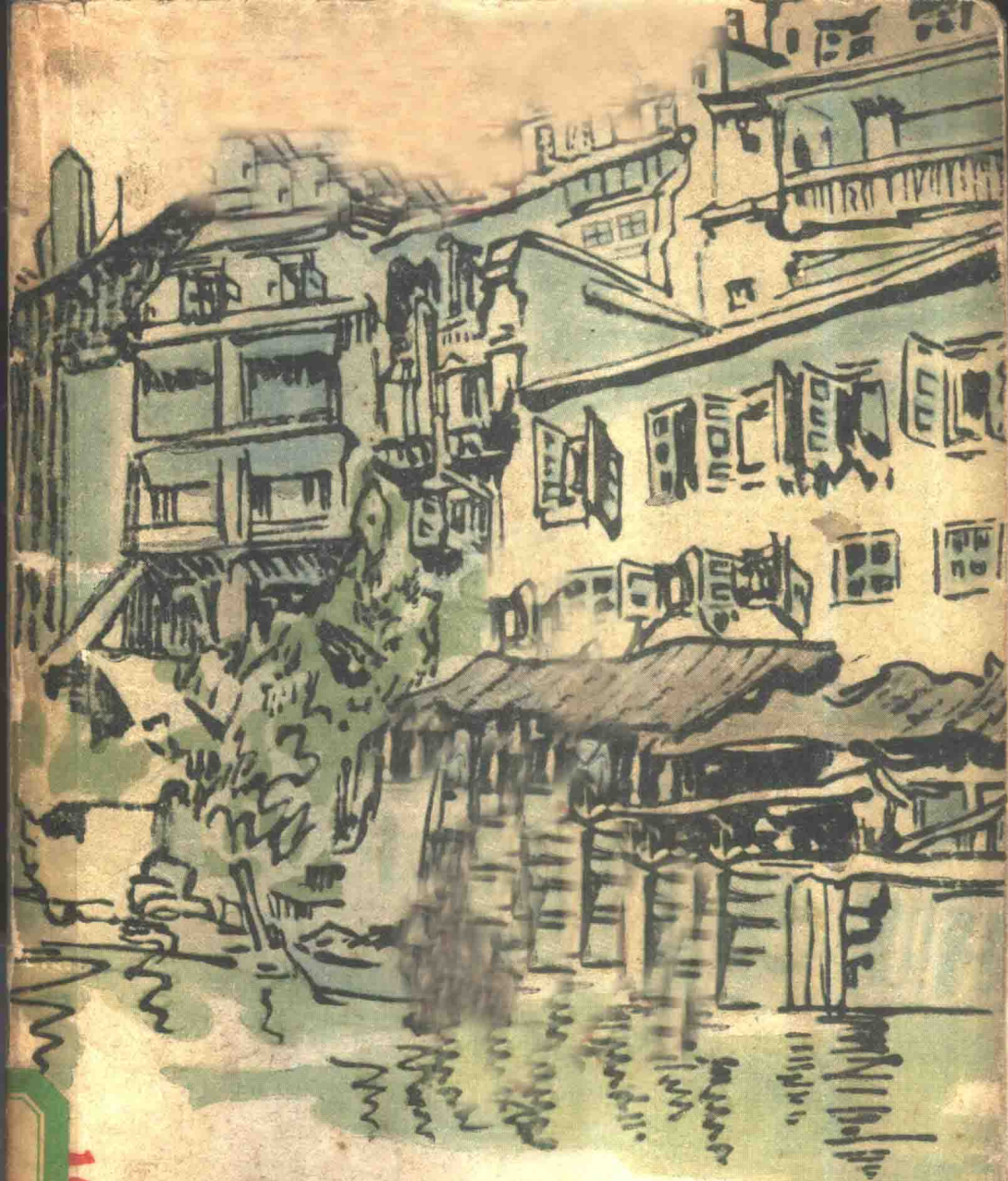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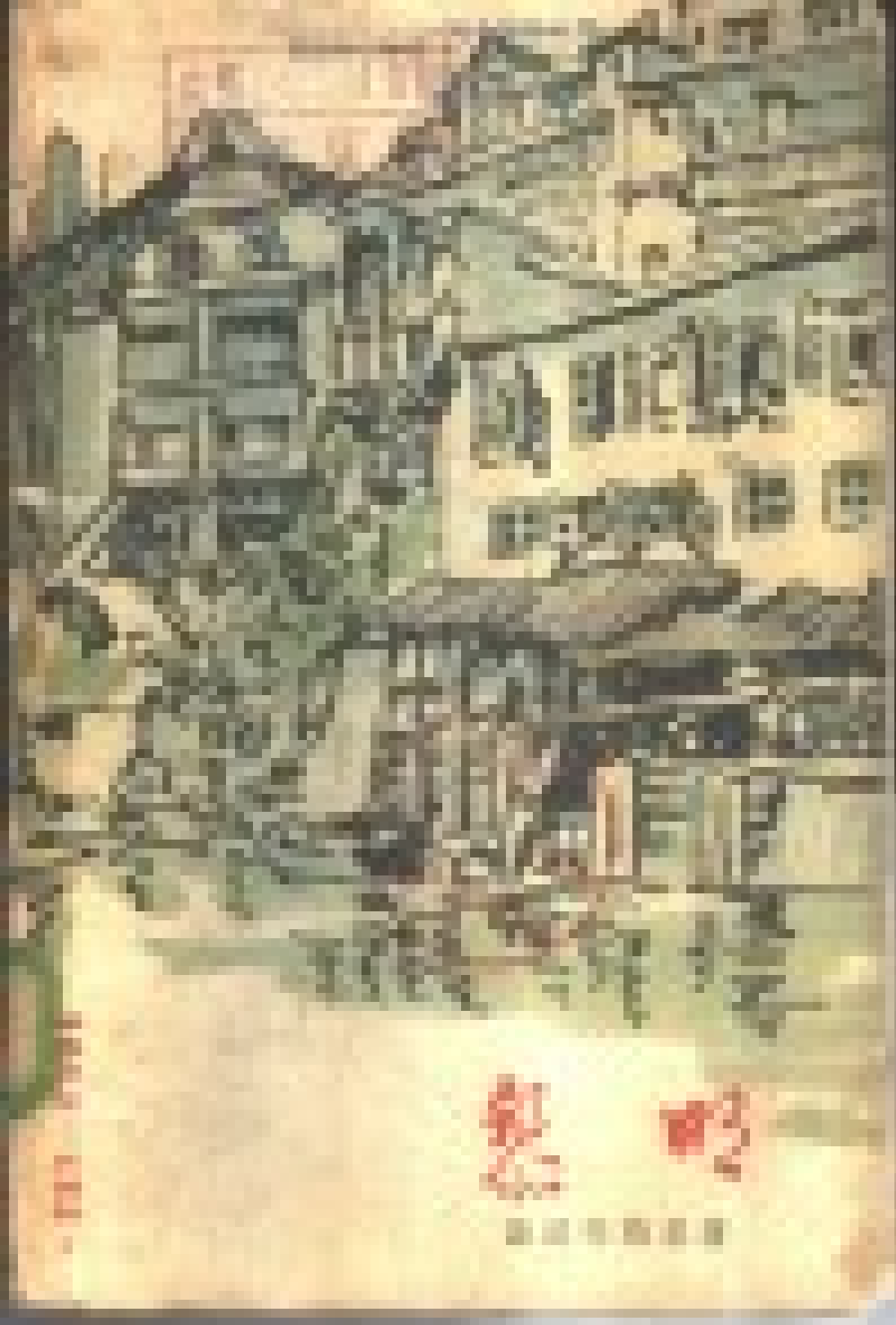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明怨

薩波托斯基著

1083-622



黎明

〔捷克〕薩波托斯基著

楊樂云 孔 柔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ANTONÍN ZÁPOTOCKÝ
ROZBŘESK

据VYDAVATELSTVO ROH—PRÁCE, 1956年捷克文版译出；插图据图书复制，系弗拉基米尔·布格尔所作。

黎 明

*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★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）

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1597 字数 288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7}{8}$ 插页 11

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3) 1.35元



薩波托斯基

目 次

1	芭隆卡	1
2	黛蕾斯卡	23
3	黛蕾斯卡和軍官們	43
4	黛蕾斯卡和楊·陶萊伊斯	74
5	从馬洛維斯卡到克拉多維	95
6	馬洛維斯卡的婚禮	118
7	从克拉多維到布拉格	148
8	民族剧院的奠基典礼	182
9	霍伏尔卡的一家	204
10	重游克拉多維	225
11	惹芬大厦的舞会和馬拉斯特拉那的工人俱樂部	239
12	芭隆卡和布狄茲斯基	259
13	黛蕾斯卡开商店	284
14	在剧院和俱樂部	303
15	黛蕾斯卡和布狄茲斯基的辯論	322
16	工人运动在艱难中誕生	338
17	成家	374
	后記	407

1 芭隆卡

芭隆卡在伊伊呀呀地唱着。貝比克在生气，他要不給气炸了才怪呢。誰会不生气呢，請問？屋外阳光灿烂，暖洋洋的。只有春天，舒馬瓦山麓一带的阳光才会这样明媚、和煦。孩子們在河对岸的草坪上玩“燕八哥”^①。那鬧嚷嚷的声音你听見沒有？准又是弗朗特·恰勃拉德打的木条儿飞出有三丈多远去啦。可是貝比克呢？搖搖籃！

芭隆卡这个討厭的小鬼，就是不肯睡。貝比克狠狠地使勁踩着搖籃的踏板。小搖籃在疙疙瘩瘩的地板上顛簸着。格登，格登，格登！左边格登一下，右边格登一下。芭隆卡呢，却睜大了眼睛，眼珠子溜来溜去。她微微地笑了一笑，又嘸起小嘴，全不理會貝比克紧鎖着眉头的那副神情。

“貝比契都^②，給我唱个歌儿！”芭隆卡惹人愛地央求着。

“嗯，对，还唱歌儿呢，你这个毛丫頭！你早就應該睡啦！为了要你睡覺，我的歌儿还唱得少么？”

“那就跟我‘还’儿，貝比契都！”

① “燕八哥”是一种儿童游戏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② 貝比契庫是貝比克的爱称。芭隆卡年幼，发音不准，說成了貝比契都。——譯者注。

“玩儿？跟你？我可不晓得跟你玩儿什么，”貝比克傲然地把鼻子翹得高高的，露出男孩子的优越感。“你倒会玩个什么呀？”

“拍呀拍，拍小手！”芭隆卡笑嘻嘻地拍着小巴掌。

“别丢人啦！你难道还是不会說話的吃奶娃娃嗎？你打算叫村子里的孩子全都笑話你？这也算游戏？赶快把你那双小爪子藏起来吧，别惹人笑了！”

芭隆卡把小手縮进被窝，嘴一撇，險些儿哭了。她把一双脚伸了出来：

“那就‘还’儿脚丫子吧！”

“脚丫子？哦，让我想想，”貝比克躊躇了一下。“玩完了你睡不睡呢？”

“睡，”芭隆卡滿口答应。

貝比克握着妹妹的一只脚往上推，直推到膝盖骨碰着了她的下巴。

撞，撞，撞，我把捐稅上，
錢儿掙不上呀，撞，撞，撞。

“还要，还要！”芭隆卡叫嚷着，蹬着小脚直乐。

“不，玩完了。不过，你若是肯睡的話，我就另外給你来点别的，”貝比克有了主意。他又拿起芭隆卡的一只脚，一面拍打着她的光脚蹠，一面唱：

小铁匠，钉钉钉，
給我釘上小蹄釘，
我給你个小銅子，

你要不給我釘蹄子，
我就拉掉你的鼻子，鼻子，鼻子！

貝比克拉住芭隆卡的鼻子，捏紧了狠狠地搖着，痛得小姑娘的泪水都要流出来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芭隆卡喊叫，把脚縮回去，在搖籃里坐了起来。

“等一等，还有一个，咱們玩最后一个。玩完你就睡了，好不好？”貝比克要芭隆卡訂約。

“好。”

“那就把脑袋伸过来！”貝比克把芭隆卡的头捧在手掌里，顛来倒去像揉面团似的，嘴里唱道：

揉呀揉，揉面团，
面团发了酵，
要是不发酵，
我就在你脊梁上敲，
敲，敲，敲。

貝比克唱到后来，就以男孩子的狠心用拳头照着小姑娘的背心捶起来。

芭隆卡咳嗽起来，要哭了。

“疼——我告訴媽媽。”

“数你爱告状，”貝比克搶白她，“下次看誰还跟你玩吧……不是你自己要玩的嗎，現在却要告状了？”

“告訴，就告訴，”芭隆卡咳嗽着說。

“丫头家就是这个样儿，”貝比克心里想。“說不定她当真会

去告訴的。誰曉得媽媽會怎么着呢，還是別冒險，跟這小鬼講和了吧。”

這樣想着，他口氣軟下來，說好話了。

“我會帶你坐花轎，像太太似的！”

芭隆卡抹去淚水，眼睛閃出了光輝：

“你真會？”

“真會！”貝比克向她保證。“來吧！”他把小姑娘從搖籃里抱出來，自己坐在小凳子上，把她放在膝頭顫着，慢慢地唱起來：

這個樣子坐花轎的是太太，太太。

後來加快了速度：

這個樣子騎馬兒的是軍官——

這個樣子騎馬兒的是莊稼漢。

唱到這裡，貝比克猛地一下把妹妹拋得老高，芭隆卡險些兒沒把舌頭咬掉了。貝比克喊着：

坐小車子的這個樣——

這個樣，這個樣，這個樣。

芭隆卡氣也喘不上來了，可是她很喜欢。

“你還會什麼不？”她好奇地問。

貝比克握住芭隆卡的两只手，繞絨綫似地繞着，先是慢慢地，繞到後來突然用力一扯，仿佛鞋匠抽綫似地，嘴里唱道：

縫鞋做靴為了主人忙，

沒有干酪也沒有干糧，

猫儿把它吃个光——

嗤地溜进了磨坊，

嗤地溜进了磨坊。

他又慢慢地耸起一只肩膀，然后像裁缝用针在缝、在拉线似地，边作边唱起来：

衣裳要裁缝做：

我一定让他做，

我一定让他做。

木匠这样做：

你瞧，你瞧！

唱到最后一句，他蓦地把芭隆卡从怀里仰倒下去，她的头几乎碰着了地板。小姑娘的脸胀得通红，可是高兴地叫着：

“再来，再来！”

“不来了，现在快睡吧，你不是答应过的！”贝比克坚决地说，把小姑娘放到摇篮里。但是，芭隆卡却不肯罢休。

“再唱一个！”她请求着。

“不，你说过要睡的。”

“你唱我就睡，不信你‘消’^①，”芭隆卡向他保证说，一头倒在枕头上，眯缝起眼睛来。

“我唱完你一定得睡着？”

“一定睡着，”芭隆卡答应道。

“那好吧：

① 瞧。——译者注。

我們的爸爸——

咱們的阿爹，

叫我們在板凳上坐下，

大家把面包分着吃呀，

我們的媽媽舉着錘子來了。

把我們連爸爸，全都赶走啦。”

“赶到哪儿去了？”芭隆卡从搖籃里坐起來，問。

“你沒睡，你剛才可是答應說一定睡着的！”貝比克提出了抗議。

“我这就睡，你先告訴我，媽媽把他們赶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赶到外頭去了唄，赶到大門外頭去啦，你这个笨蛋！”

“那把我也赶出去吧！非赶不可，”芭隆卡在对。“非得要你把我赶出去！”

这当兒，有人在窗戶上篤篤地敲了两下。

“喂，貝比克！你怎么啦？我們玩打布球，正等着你哪。五缺一。”

“看我来得了嗎？！”貝比克沒好气地說。

“为什么来不了啦？你媽不是沒在家嗎？她不是上克拉多維去了？”窗外一个声音說。

“媽倒不在家，可是害人精不肯睡！”

“哪个害人精？”

“就是芭隆卡！”

“那就把她带着一块儿去好啦，草地上有的是女孩子，让她跟她們玩去。”

这倒也是办法，貝比克心里想。媽媽臨走虽然关照过，說芭

隆卡午后一定得睡觉。可是，她既然不肯睡，干吗非要她睡不可呢！这都是大人的想法，说什么三岁以下的孩子午后都得睡一觉，好像夜里睡了还不够似的。芭隆卡到五月反正也满三岁了，现在已经是四月，午后不睡有什么关系呢？

“你要上外头去玩吗？”他突然回过身来问妹妹。

“要，要！”芭隆卡快乐地拍着小手。

“你不告诉妈妈？”

“不——不！”

“你对天起誓吧！”

芭隆卡莫名其妙地望着他。

“你说：我对天起誓！”贝比克教给她。

“什么？”小姑娘困惑地问。

“你说：我对天起誓！”

“我对天起誓，”芭隆卡依样画葫芦地说了一遍。

唉，誓总算起过了，想必没有问题了吧，贝比克心里说。可是，他马上又有些放心不下了：

小丫头，什么也不懂，拿她有什么办法呢？待一会儿不等妈妈回家，我们就回来吧。大概不会出什么漏子的。这样想着，他决定了：“那就走吧，我给你穿上鞋。”

过了一会儿贝比克已经带着芭隆卡走出了家门。他背着她过了顿诺夫斯基溪上的小桥，到了草坪上。

芭隆卡在草坪上蹒跚地走着，采摘蒲公英，追赶小鹅，贝比克呢——玩着，最初玩的是打布球。

贝比克来到之前，几个男孩子已经在草地上放好了三块石子，每隔十步放一块。这会儿，他们分成两组。球从靠边的石子那儿打出去。贝比克球打得挺棒，被他打出去的球不仅飞过了

中間的石子，而且遠遠地越過了對方的那一塊。對方跟在球的後面緊追，想趁貝比克還來得及敲中間那個石子的时候，在他背上拍一下。這却難以辦到。貝比克打過球之後，不僅來得及跑到中央的石子那兒，而且還能不慌不忙地在石子上敲三下，神氣活潑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遊戲繼續着，孩子們打球，奔跑，敲石子，追球，企圖在发球的人背上拍一下。破破爛爛的球是用狹小的碎布片縫成的，它在草地上飛來飛去。貝比克的一方打贏了。他們已經在對方背上拍了十次，自己挨過兩回。孩子們爭吵起來，勝負相差太大啦。輸方要貝比克上他們那邊去。贏方不肯讓，放走貝比克就會輸的。雙方相持不下，結果只好不玩布球了。

咱們來玩扔道道吧。這要爽氣得多，玩起來人人就只對他自己負責。誰也不能拖累誰，誰也不能幫助誰，可是一個人卻滿可以把大伙兒統統給贏了。於是他們就玩扔道道了。錢是沒有的，只有鈕扣。他們把一枚鈕扣朝事先畫好的綫上一扔，看是正面呢，還是反面。扔道道，這是一種孤注一擲的遊戲。孩子們認真地、全神貫注地玩着。貝比克的成績不怎么出色，他把積攢下來的鈕扣全部輸光了。現在得想個辦法才好。他拿出小洋刀，把褲子上的鈕扣割下了兩顆。反正褲子上有一顆鈕子也就吊得住了。嘿，果真管用啦！運氣開始好轉。貝比克的口袋里又有好幾顆鈕扣在縷縷嗦嗦地响了。晚上把割下的鈕扣再給縫上，媽媽是覺察不出的。天啊，媽媽！這會兒有幾點鐘了？太陽漸漸落到山背後去啦。媽媽說過不等天黑就會到家的。趕快吧，孩子們，咱們再玩最後一盤——玩完就不來了！

最後一盤！貝比克說說是不難——最後一盤。他不是剛剛把五個人手裡的鈕扣統統贏了過來嗎？輸家怎麼肯呢？孩子們

不答应，威胁他：

“你赢了就走，貝比克，以后誰也不跟你玩了。你沒有人格。”

沒有人格？貝比克·陶萊伊斯沒有人格？不行！他要让大家看看他是有人格的，他玩下去了。他正玩得起勁，空中突然傳來一声拖長了的、熟悉的喊声：

“芭——隆——卡！芭——隆——卡！”

貝比克一怔。上帝啊，是媽媽！他顧不得剛扔出去的那顆鈕扣恰恰压在棧道上，正有希望贏个通盤。管它鈕扣不鈕扣，他丟下就飛也似地向小橋奔去了。

他來遲了。芭隆卡也聽見了媽媽的喊声，而且，真要命，她手里抱着一束蒲公英已經跑上了小橋。

厄運從不去荒山游蕩，却專愛在人間瞎闖。就在这當兒，一头小山羊從河對岸向草坪走過來。雪白的小羊恰巧在橋中央和芭隆卡面對面地碰着了。小橋非常窄，誰往回退好呢？小羊還吐出貪饞的舌头，想舔芭隆卡手里抱的蒲公英呢。

“去，本開^①！”芭隆卡一面吆喝，一面伸手去推开小羊。可是，話還沒有落音——扑通一声！是小羊落了水嗎？怪只怪橋太窄——落水的是芭隆卡。

頓諾夫斯基小溪根本稱不上是一條河。夏天它往往是干的。但是每當四月，春雪初融，又下過了雨，溪水就會漲起來。這一年，溪里也漲滿了水，足以把芭隆卡淹个沒頂。可憐的孩子，她真的快要沉下去了。若不是媽媽已經及時赶到，將她一把拖了上來的話，她和小山羊在橋上相遇，很可能就落个不幸的下場。

① 滾開。——譯者注。

天完全黑了。芭隆卡的身子已經擦干，換了衣服躺在搖籃里了。她的小衣裳和媽媽的，都晾在爐邊的竿子上。

貝比克呢？他坐在屋角的板凳上，不時地挪動着屁股，搔着脑袋。為什麼呢？這想必不用多說了。

貝比克一面搔脑袋，一面在想：下次我得提防着了，小丫頭，開始給我惹禍啦。蠢東西，竟掉到河里去了。我呢，却為她挨了一頓。嗯，不錯。就像教堂的敲鐘老公公常說的：“全部松球都落到可憐的洪薩一個人的頭上啦。”瞧那位小公主，她倒舒舒服服地躺在搖籃里了。為什麼要我挨揍呢？又不是我把她推到河里去的。是小羊嘛。倒霉的卻是我。

芭隆卡的童年就是在頓諾夫斯基溪對岸的草坪上渡過的。那兒是她的天地，就像馬洛維斯卡所有其他的兒童一樣。

孩子、鵝，還有大大小小的山羊從早到晚都在这里追來逐去。

草坪是孩子們一年四季遊戲的中心。春天一到，这里就活跃起来。这时候，积雪融化，地上干了，小草吐出了嫩芽，蒲公英和野菊花盛开了。

整个夏天和秋天，这里都很活跃。直到秋風在刈過的草根里刮起來的時候，草坪上的生活也不停止。到了收穫的季節，蘑菇大了，漿果和莓子已成熟，這時大一些的孩子——那些已經上學的——就不得不與草坪暫時告別。他們必須到野地去幫着大人採摘蘑菇、漿果、莓子、覆盆子和樹林里別的果子。

馬洛維斯卡村四面圍繞着樹林。林子和林子里的財富是要加以利用的。馬洛維斯卡的人們想盡各種辦法利用林子。孩提時期他們就開始採集林中的產物了，年齡稍長則加上拾柴火。有些胆大的，偶而還會砍下整棵枯樹，逮個把兔子和鹿，帶回家去。

年紀最小的孩子們就始終守着草坪直到聖馬丁節^①。這時，天氣寒冷，雨雪紛飛，於是連這些年紀最小的孩子也都離開了草坪。

馬洛維斯卡的居民們開始忙碌地準備過冬了。陶萊伊斯家也在忙着。打春天起，他們家門前就堆起了一垛垛的木柴，這是媽媽從樹林里拾來的。經過一個夏天，它們已經曬得挺乾燥。現在需要把這些木柴劈小，扎成一捆捆的，圍着屋子壘起來，一直壘到檐漏底下。媽媽劈木柴，貝比克壘着，芭隆卡也在幫忙。她把劈好的木柴收拾在一起，遞給貝比克。可是她主要的目的是——找個洋娃娃。

冬天就要到了，大雪將把茅屋復蓋起來。孩子們常常出不了門：要在屋子裡度過漫長的冬日。這時候洋娃娃就成了重要的角色。芭隆卡用心地在木柴堆裡挑選着。

當時城裡的市場上已經有彩繪的木头娃娃出售。可是芭隆卡徒然苦苦地央求媽媽給她買一個。

“白送公公早死啦——要就自己買，”媽媽回答。“等你自己有了錢買吧，咱們家可沒有閑錢胡花亂用。難道你不要過冬的棉鞋啦？”

芭隆卡於是不得不放棄買個彩繪洋娃娃的願望。並不是媽媽心腸硬，家裡實在沒有錢。

那時節，哪怕有莊園的富農，也很少給孩子買個洋娃娃或玩具之類的。住在茅屋裡的雇農那就更別提了。雖然這樣，芭隆卡卻一心一意要個洋娃娃，因此她聚精會神地在挑選最適宜當作洋娃娃的小木棍兒。

最後，她終於找到了兩根最中意的木棍兒。一根是有着漂

^① 11月11日。——譯者注。